

譚
津
文
集

增補文獻

鐔津文集卷第七

藤州鐔津東山沙門

契嵩

撰

論原

文勢稍短於前總會二十篇成卷也

物宜

君子發身以道不以財。庶人謀生以力不以詐。大
夫趨事以義不以利。是三者正。然後天下可以觀
王道也。夫王道也者。正宜也。小大之物。正其宜。則
何有乎亂世也。夫道義固君子大夫之所宜也。利
力固庶人之所宜也。曰君子而專財。曰大夫而專
利。曰庶人而玩智詐。是喪其宜也矣。大夫處上。猶

衣也。庶人處下猶裳也。上宜衣而下宜裳必也。苟上而下之下而上之。不亦倒且亂乎。道其何效哉。冉求嘗為季氏宰。為季氏而聚斂。孔子惡之曰。求非吾徒也。小子鳴鼓而攻之。若求者以人而利之。尚不容於君子而如此也。矧以己而利之。孰可容乎。孟子曰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。亮乎安國家天下者。在義不在利也。

善惡

有形之惡小也。不形之惡大也。有名之善次也。無名之善至也。有名之善教而後仁者也。無名之善。

非教而仁者也。有形之惡殺人者也。不形之惡讒人者也。讒人之惡存其心。殺人之惡存其事。事可辨而心不可見也。教者情也。非教者性也。情可移而性不可變也。玩隣人之子也。好語誘之可以喜。惡語激之可以怒。及其趨於父母也。雖美惡之言而不能親疎之也。其盜跖饕人肉而人皆能惡之。少正卯顯於朝而衆不能辨之。是故君子善善也必審其名。同惡惡也必辨其情。異夫賞罰者所以正善惡也。聰明不能盡其善惡。則不足與議賞罰也。故察讒在微。誅讒在持。刑殺宜議。性善者宜任。

情善者宜使。察讒不微。則不能觀其心之所之也。誅讒不持。則不能遏其大惡也。刑殺不議。則不能究其誠也。任性善。則安危不振也。使情善。則威福不專也。善善得其宜也。則大賢盡其德。而小賢盡其才也。惡惡得其所也。則讒人悛其心。而殺人伏其罪也。孰有正善惡而治道不至乎哉。

性情

性貴乎靜。故性變而不可太易。情患乎煩。故情發而不可太早。太早則傷和。太易則傷中。反中和則陰陽繆損。民壽而物多疵癘。是故聖人之隆治也。

仁以厚人性。義以節人情。是所以陰陽和而遂生
物者也。禮教二十而冠者。蓋以其神盛而可以用
思慮也。教三十而娶者。蓋以其氣充而可以勝配
耦也。故古之君子。觀陰陽而所以知其情性之得
失。觀情性而所以知聖人之道行否。然後以其得失
究其本末。相與人主起天下之病癖。雖伊尹匹夫
之賤。而猶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。已推
而納諸溝中。嘗五就桀。五干湯。而不沮。其以天下
自任如此之勤也。今天下之民。方髻髻未剪。而以
利害相欺。父母則懷之。唯其姦巧之不早也。僅童

而男已室女已家過之則淫奔是不亦性變之太
易乎情發之太早乎將不有所傷乎欲世蹈中和
則何異乎適胡而南轅其安能至之也吾觀陰陽
繆則寒暑風雨庸有及時百穀種植未始不疾其
人則斃夭者世嘗多有而仁壽者寡焉適見情性
失之之效也人失情性既如此也而聖人之道行
也豈曰至乎謨者尚曰天下甚寧是亦諛也而噐
噐不肯知其失操其本為人主起天下之病則又
奚貴其當時者古語曰日中則昃操刀則害言適
用於當時也若伊尹始窮賤之不暇彼欲適用豈

當用邪。而伊尹為之。今乘適用之時。攝當用之柄。而不肯為之。不亦為伊尹媿乎。

九流

儒家者流。其道尚備。老氏者流。其道尚簡。陰陽家者流。其道尚時。墨家者流。其道尚節。法家者流。其道尚嚴。名家者流。其道尚察。縱橫家者流。其道尚變。雜家者流。其道尚通。農家者流。其道尚足。然皆有所短長也。苟拂短而會長。亦足以資治道也。班固本其所出。尊儒也。司馬遷會其所歸。尊始也。尊始者。其心弘也。尊儒者。其心專也。固嘗非馬氏以

其先黃老為甚。繆是亦固不見其尊儒之至者也。若黃帝之道。其在易矣。易也者。萬物之本。六藝之原也。其先之不亦宜乎。豈班氏之智。亦有所不及乎。伯夷之所長者清。而所短者隘。柳下惠之所長者和。而所短者不恭。孟子尊二子之所長。則曰聖人百世之師也。伯夷柳下惠是也。遷之心抑亦與孟氏合矣。故君子善之。

四端

司馬長卿。楊子雲。其人其文。皆世之稱也。及楊子為劇秦美新。長卿為封禪書也。封禪之言。恠乎淫。

徒加其夸大之心者也。美新之言苟言也。記曰國
無道其默足以容。賢而不默。孰與默邪。是皆不宜
為而為之也。晁錯論五帝三王之道。諧其極也。宜
賢于管子仲晏子嬰。及其請削諸侯之封。舌未卷
而晁氏以赤其族。蓋時未可言而言之也。東方朔
枚乘其才俊。坐涌飛書走檄。不足其奮筆。然皆不
能效一官。就一政。蓋徒才而不得其實能也。劉向
劉歆皆漢室之賢儒。暨治傳也。父子各專師說。而
家自是非。蓋得道而不得其極也。道而不極。非道
也。才而不效。徒才也。發而不時。逆理也。為而不宜。

失義也。是故事貴合宜。智貴識時。器貴適用。法貴折中。中也者。道義之端也。用也者。器效之端也。時也者。動靜之端也。宜也者。事制之端也。四端者。君子之道之至者也。善學者。不得其端不盡也。善為者。不得其端不舉也。是故古之聖賢。學道而有道。興事而濟事。存其端而已。漢世之二三子。雖激昂而無所成其德。抑亦未得端而然也。

中正

物理得所謂之中。天下不欺謂之正。適中則天下無過事也。履正則天下無亂人也。中正也者。王道

之本也。仁義道德之紀也。人以強弱愛惡亂其倫。而聖人作之教道。以致人於中正者也。教者效也。道者導也。示之以仁義。使人所以效之也。示之以禮樂名器。導人所以趨之也。洪範曰。會其有極。歸其有極。此君子所以自行其道者也。時人斯其唯皇之極。此君子所以進人趨其道者也。詩云。士也罔極。二三其德。此君子所以惡人不由是而適其道者也。是故治人者。非以中正存其誠。則不足以與議仁義禮法也。教人者。不以中正脩其誠。則亦不可以與議仁義禮法也。夫聖人之法。猶衡也。斗

也。而持之在人者也。持之不得其人。器雖中正而人得以欺之也。金石之音中正。則其所響也震。而其所應也和。人之誠中正。則其所作也至。而其所感也詳。是故古之君子也。謹其所守。行其所得。雖貧賤也。處其窮閭幽室而不渝也。雖富貴也。乘崇高之勢。當天下之尊而不變也。及其感物也。不威而人畏。不語而人信。不勞心。不役力。而其教化行者。鬼神助之。天地祐之。曷其然也。蓋天地之理與人同也。何以同乎。其中正者也。

明分

萬物有數。大小有分。以數知變化之故。以分見天
地之理。是故君子於天道無所惑焉。於人道無所
疑焉。氣疑而生。生則有飲食。氣散而死。死則與土
靡。是人道之分也。穹隆無窮。日月星辰而已。餘物
不容。是天道之分也。載山振水。資生金石草木。

或無

草木二字

是地道之分也。人數極。雖天地。

或無地字

不能重

之。天地變。雖人不能與之。是又天地之定分也。今
曰天可昇。海可入。黃金可以巧成。喻雲氣與神遇
而不死。是焉知變化之故。而見天地之理乎。雖庸
人亦謂其不然也。而齊威燕昭。秦王漢武。紛綸超

之留連而忘返。亂巡狩之制。繆祭祀之禮。孰謂是
四人主者。聰明聖智。度越於庸人乎。天道大公也。
人道大同也。同者同其死生也。公者公其與人相
絕也。苟其公衆人而私一人。孰謂天乎。苟其同形
生而獨不死。豈謂人乎。是故聖人皆罕語天道。蓋
不以天而惑人者也。嘗正祭祀。蓋不以人而瀆神
道者也。

察勢

兼金百鎰。借盜而監守。雖未亡金。其隣人固以疑
矣。臨赤子于不測之淵。雖未溺子。其父母固以憂

矣。然其勢既當憂且疑也。而人不得不憂疑也。夫威權者天下之利器也。其重豈直乎百鎰之金乎。而委之于佞倖不肖之人。佞倖豈直盜乎。而昔君子不疑百萬師旅。其性命之衆豈直乎一赤子之生乎。而暴之于戎狄之鄙。戎狄豈直乎不測之淵乎。而昔君子不憂然。往古其國亂且亡者。曷嘗不因乎可疑而不疑者邪。可憂而不憂者邪。往古能存其國者。亦曷嘗不因乎疑可疑。憂可憂者邪。或曰。疑如之何。曰。疑之不如斂其柄而正之。曰。憂如之何。曰。憂之不如保民推恩而布信。曰。曩豈無恩